

建筑师对农村发展的价值，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如果通过建筑师的介入能够带动地方自身产生新的价值，结合一些不为城市人所知的地方智慧，而促成一种新的模式，新的原形，并非把城市原样照搬，亦非简单回到原本的农村，这才是建筑师介入农村实践的真正意义。而介入的前提一定是基于当代社会在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所必需面对的实际问题而言。

在总开发量已趋于饱和，和城镇化政策出台的双重引导下，近年来已经浮现出不同程度的乡建热潮，其中包括了政府、民间，以及个人行为。而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参与的乡建项目也恰恰面对了这三个主体。这其中以个人名义发起的乡建运动，又最能够勾起大家的农村情怀与文化想象。如欧宁和左靖发起的安徽碧山项目，作为一个有深远意义的个案，也已成为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新范式。

我们第一次面对这种完全个人的项目，就是在广西新坪杨家村，我们在此改造了村里 5 栋老农舍成为精品度假酒店，也就是后来的云庐酒店。这个项目从 2013 年开始接触，14 年设计和施工，到 2015 年七月正式营业。业主曲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有一种个人情怀，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工作之余开着越野车到处往山里走，哪里没路他就往哪里开，找一些不在地图上的农村。他是一位靠直觉的人，当他找到我的合作者方汪莹女士时，觉得大家气场契合，就决定找我们做设计。他没有任何经营酒店的经验，却要做一个他想待的地方，他认为如果他愿意待，那么其他人应该也会待下来，所以他是抱着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去做这件事的。

XY Yun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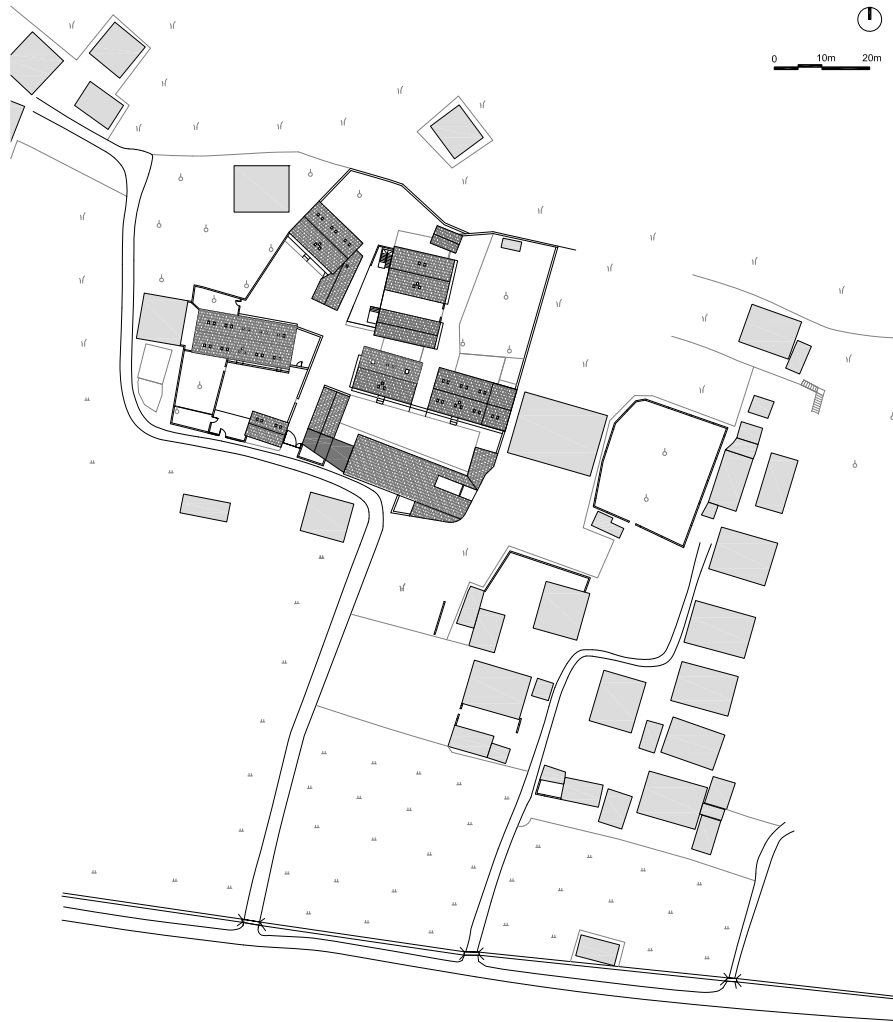
喜岳·云庐酒店

项目名称：喜岳·云庐酒店
项目地点：广西兴坪镇杨家村
设计团队：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景会设计
功能策划：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景会设计
总体规划：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新建筑设计：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老建筑改造：景会设计
景观设计：景会设计
室内设计：景会设计
设计总监：刘宇扬（ALYA）、汪莹（ARES）
设计团队：杨明喜 刘晓宇 马钟理（ALYA）、程辉 徐雅婷（ARES）
联合设计院：刘涛（结构）、颜兆军（设备）
施工单位：上海卓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业主：喜岳·云庐酒店
基地面积：3 700m²
建筑面积：3 000m²
设计时间：2012. 08–2013. 05
施工时间：2013. 05–2014. 05
建筑性质：钢结构（新建筑）夯土（现存建筑）
工程造价：8, 000, 000RMB
摄影：苏圣亮

The Real Value Of The Architects' Involvement In The Countryside

建筑师介入农村的真正价值

文 / 刘宇扬 建筑事务所 (Atelier Liu Yuyang Architects) 创始人 / 主持建筑师、香港大学建筑学院荣誉副教授、上海青浦区规划局顾问建筑师
编辑 / 王子趣



建筑改造前

不在地图上的农村精品酒店

作为建筑师，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么原始破败的房子，并试图把它改造为精品酒店。我们需要让城里人愿意花几千块的机票和房费，待上两三晚，这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新坪属于阳朔，但它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二十年来，阳朔已经被过度商业化开发，几乎是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但是新坪会让你感受到阳朔没被开发之前的样子。当然我也希望这个酒店，或是即将开的高铁站，会改变它淳朴的一面，我们需要更冷静地思考农村开发的模式，不要再走上像阳朔这样的一种完全商业化、世俗化的老路子。

酒店的选址在自然村的边上，它属于自然村的一部分，巧的是它有几栋房子又跟自然村是可分可合的状态。所以一开始进到这个地方，不太容易看出到底哪部分是酒店，哪部分是村。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我们旁边有一栋房子，在我第一次到现场的时候是不存在的。看完现场之后，曲先生问了两个问题：这个地该不该拿？你们有没有信心做出一个好的作品？我说信心是有的，但是要时间思考设计，所以我回到上海没有马上开展工作，而是思考了一段时间究竟如何入手设计？

学习如何与农村共处

最早看到的入口，从酒店选址往外看，是一片漂亮的田，远处有山。而农民老乡盖房子，也选在我们认为的最好的位置。等到我第二次去的时候，看到老乡在入口给盖了这栋两层楼的砖房，我问曲先生，我们酒店还做不做？这个时候曲先生给了我一个概念，他说农村就是这样，我们要接受。他自己来自于东北的农村，他说他完全可以理解老乡，“没有关系，我们的酒店可以躲在后面”。我其实是每一次到了现场遇到状况之后，才不断地体会到，我们做为外来的建筑师，更该去向农民学习，而不是去教农民什么。

我们学习如何与农村共处，如何在农村设计一个感觉上是从这里面长出来的房子。由于我们的介入它也可能长出新的养分，甚至新的物种。我们在当时看场地发现大部分都是土坯房，其中有一栋是小的砖混房。作为建筑师一看土坯房会觉得非常浪漫，就想保留。但是砖混的房子，比较容易用新的建筑来替代，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新旧能够融合，有些时候该拆就拆。这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介入。我们像医师开刀似的切掉不要的部份，然后再植入一个新的进去。

例如，改造之后的入口场景，整个酒店入口的提示就是这一扇窗，让人感到新奇有趣。

我们在酒店布局上遵循了原有的村落肌理。这两张图的对比很清楚，浅灰色的几栋是业主跟农民租下来，深灰色的几栋就是农民在旁边各自选了他们认为最理想的位置新盖农民房。换句话说，突然之间酒店又被农村包围了。首先业主从没想要把村民赶走，村民在旁边也盖了农民房，也仍然在这里居住，依旧按照传统自然村的模式成长。这是一种非常柔性的介入方式。同时它也给了我们一种反思，不管是政府或是开发商，也应该更多遵循这种柔性的介入，不要进去就想把村民动迁掉，而应该用一种局部、渐进、共存的方式介入农村。

为酒店设计的餐厅，是酒店中最公共的一个区域，我希望它形成一个酒店与外部之间比较清晰的边界。在规划上我们强调的是没有一个围墙的酒店，而有一种走到村子才发现有几栋房子，正好是给酒店用的感觉。在如此具有渗透性的酒店布局中，我觉得酒店住客的心里，还是会有一种需要被保护的感觉。我通过餐厅的这道墙来形成属于酒店的私密感。这道墙的材料上采用厚实的毛石堆砌而成，墙的中间开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大洞窗，做为内部与外界的唯一视觉联系。而在面向这个内院的这个立面，我用了比较通透的可开启中轴玻璃门扇，最大程度保持住餐厅与内院空间的延续关系。

通过草图设计进行手的思考

整个设计过程也很有意思，我通过直接的草图设计，进行手的思考。这一笔落下去，它可能是窗、门，墙的肌理，我的手能够指导我的铅笔工作，并直接地告诉我的眼睛出来的效果会是如何，而不是由我脑袋去告诉我的手该画什么，所以这是一种反向的、或者至少是手与脑双向交互的过程。但是可能也只有像这样的项目相对规模小，而且是能直接跟业主沟通，才有机会用手做出设计，而当大部分的项目是通过效果图设计出来的时候，我们却忘了现场长什么样。

在施工一开始我希望用的是木结构，这可能也是建筑师的情怀，认为既然到了农村，就应该用木结构，比较原生态。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地方并没有产出可供建筑使用的好木料，而最近的木料产地大概在开车十个钟头的距离。花这力气从山里面拉过来的木料，反倒不环保，所以我决定用钢结构来做为这个房子的主体结构。

我在餐厅的后面放了一个小院子作为过渡空间，这个空间既能让客人走到卫生间的路程中看到空间变化，又能把餐厅厨房和周边空间有效的隔开。在这个小院的边上我设计了一个比较恢弘的长廊，把人从餐厅带

到一个从原来的猪圈改造为开放酒吧的地方，并与餐厅和周边的农舍客房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小广场。

檐口高度與山景的互動

坐在餐厅的里面跟外面是一种虚实感受完全不同的体验。我做了比较重要的决定，就是把屋檐的檐口高度压低。我发现当人们第一次去阳朔看到山的时候一定觉得非常兴奋，但是当你待了三天以后，可能会出现审美疲劳。我设计时便觉得需要把檐口尽量压低，当人坐在餐厅里的时候，由于看不到外边山的全貌，就会有一种想出去一看究竟的冲动。但是人又一定会回到餐厅内部去用餐、交流，休憩。这种从内到外再反复的过程是对视觉上的压抑，同时也是视觉上的释放，可能令人形成对周边的环境更有意识地欣赏和体验。到了现场我们发现原先设计的两米四的尺度仍旧不够低，所以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又将它降低了十公分，做了两米三的檐口，也就是手一伸几乎可以摸得到的高度。施工过程中，现场提供我们判断和检测设计的机会是非常关键的。

老房子的文脉更重要

关键是你如何取舍，是表现建筑师的介入，还是房子本身的文脉？在这个项目中对来说文脉更重要。这些老房子都有夹层，但是原来的功能是做储藏。改造成酒店它的层高必须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所以当房子必须往上长的时候，我更愿意让它长上去之后，仍然看起来像原本的土砖房。所以这方面是我和汪莹当时纠结了一段时间，最后的决定，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坚信是对的。

原本各家的农舍都有自己石砌的院墙，当我们把几栋农舍整合进来以后，并不想拆掉这些石墙，但同时有增加不同场地和院子之间的穿透性的需要，我们就让工人师傅在关键部位切掉一段，补砌切割后的收边时也不用原有石材，而用了红砖。一是我发现石材不容易补这种细部的地方，二是在这里我觉得表达切割的动作还是重要的，同时现场也有其他地方用了红砖的材料，我们就在没有图纸、业主直接指导施工队的情况下，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围墙的开洞调整。

农村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建筑师必须放手，只定策略性的事情。在这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却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就同业主达成了共识，关键部分的施工是由上海过去的施工团队落实，这一点也保证了工匠在施工的过程中能较好地理解我们的设计意图，把我们所想要的细节地呈现出来。而某种意义上，我们也需要靠经过城市洗礼的工匠来推动农村实践的进步。